

一七〇。理事會於決議案四八三 D(十六)最後一段中“促請各國政府採取一切實際步驟，減除各國間相互有利之正常貿易發展之障礙。並利用國際收支或貨幣準備情況之改善，新興工業基礎之穩固，或國際緊張局勢之緩和而可能發生之一切機會，以擴展貿易，增加就業及提高生活程度。”

一七一。關於國際租稅問題，經濟暨社會理事會對於雙重徵稅的弊端固然尚無任何肯定的建議。關於這一點，理事會祇是通過決議案四八六 B(十六)，請財政委員會繼續研究並建議“……高度發展國家於單方行動或締結稅務協定時應特別考慮宜否採取行動以保證此類收益僅在其發生國內完稅，或以此種辦法為主。”

一七二。發展落後各國代表團一致指出如果輸出資本的國家對於是項資本之徵稅相當於在各該國內投資所得應付之稅款與在投資國家所付稅款兩者之差額，則即使稅率很低，亦難鼓勵外國投資。

一七三。今日正當煽動國際緊張情勢的人盡力設法利用不滿情緒培植對聯合國多數會員國尤其是對工業發達西方國家的敵意的時候，聯合國實最需以全部精神集中於這些問題。

一七四。如果聯合國在金山會議開始的進化程序一再中斷，那末除了這些經濟和社會問題外，尚有其他種種問題可以造成困難的局面。本人所指的是非自治和託管領土的前途問題。

一七五。委內瑞拉對此問題的一貫態度是人所共知的。本國政府認為關於滿足這些領土人民合法願望的第十一章，實施方式，不宜過急，也不宜過於固執不變。反之，我們認為如欲保證充分自治能增進該地全體人民的福利，而不致引起新的需要或新的問題，最妥的方法莫如逐步演進。

一七六。本代表團對荷蘭和埃及代表團提出的提案亦特別感覺興趣，因為這些提案和阿根廷較先提出的一項提案，可為將來以合理和建設的態度修改憲章所需初步工作的參考根據。聯合國目前所用的制度大體上雖然不能說是不完善，但是其中可以修改的條文確亦不少。很多代表團在金山會議所發表的意見到了今日已經得到不少贊成改革的法學家與思想家的贊同。本代表團認為如果提議辦理的初步工作立即進行，那末從創立本組織以來所得的經驗定能幫助我們蒐集充分的資料，擬具一項文件，其中包含國際法最神聖的一項原則——國家法律上平等的原則。此項原則雖經憲章所明認，不幸竟因強國一致同意的規定而失了本意。

一七七。本代表團向大會主席此次當選敬致賀意之際，希望大會在主席領導之下於第八屆會會期內不致忽略這些重大的問題。

(午後六時十分散會。)

A/PV.445

第四百四十五次全體會議

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五日星期五午前十時三十分在紐約會所舉行

主席：Mrs. Vijaya Lakshmi PANDIT (印度)

A/PV.445

一般辯論(續前)

Mr. ZEINEDDINE(敘利亞), Mr. MAURICE SCHUMANN(法蘭西), 及 Mr. VAN ZEELAND(比利時)的演說詞

一。Mr. ZEINEDDINE(敘利亞):大會刻舉行第八屆會，來討論錯綜複雜的世界問題，其中有許多已經討論過很久。大會本年度的議程，和往年的議程一樣，包括許多政治與經濟問題，這些問題又以兩個主要問題為中心：一是維持和平及保證集體安全問題——朝鮮問題及裁減軍備問題即與此有關；另一是殖民主義及各國的不平等待遇問題。

二。與第二問題有關的有許多種類不同的問題，例如突尼西亞與摩洛哥、巴勒斯坦難民、南非的

種族隔離問題、以及有關發展落後國家的發展事宜的項目等。雖然這些問題種類不同，但是它們都是一個不祥事實的結果，那就是世界上人類的半數，約十萬萬以上，仍舊在發展落後的國家內生活，並且仍舊在若干方面忍受着破壞性的外力控制、經濟貧乏和剝削、社會不安及文化敗壞。這種狀況危害了這些國家的發展，使它們無法憑藉其國民的才智來對一般文化與文明作其應有的貢獻。這十萬萬人民算是自由世界的一部份，並曾被召來保衛這個自由世界，而事實上他們中間有許多人還沒有找到這個自由世界。

三。因此，大會所面對的這兩個問題——和平的維持及落後國家的解放與發展——乃係目前世界情況中的兩個基本問題。事實上，這是現時代現實

狀況的兩個方面，它們彼此不能分離，因為兩者之間存有極端重要的關係。

四．在危險和富有爆發性的局勢中決難保持和平；如果沒有人類中半數的真誠和積極協助，和平亦不能持久。惟有消滅肇致鬭爭的原因，同時發展人民福利的具體條件，方能促進和平。憲章已經說得很明白，和平及國際合作的先決條件包括：民族自決權利，大小各國一律平等的原則，全體人類均受平等保護，政治、社會、經濟及文化發展的不斷促進，特別是在發展落後的區域。

五．但是，自從金山會議以來，國際情勢大有改變。這種情勢在今日是迷離撲朔紛亂不堪。再起的殖民主義、革命思潮、以及權力政治又重新活躍起來。它們正在使今日的世界變成它們爭辯與鬭爭的場所，因為戰事即將來臨，所有其他問題均捲入漩渦。我們究竟是走向那裏去？在今日這是唯一的問題——一個基本的問題——這個問題就像是樂曲中的主題，它穿插在一切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問題中。這個問題不能以啓示的方法來解答。這個問題不是由聯合國來解決，就是以戰爭來解決。孰取孰捨，顯而易見。聯合國是唯一的希望，而聯合國大會是能夠產生效果的主要機構。

六．雖然，吾人若稍加思索就不得不承認——雖然不免有點躊躇——大會中有若干顯明的習慣和趨勢，這種習慣和趨勢在本質上將危害大會本身的基礎，妨礙它的工作。本人不揣冒昧，想談談這種習慣和趨勢。

七．第一，我們進行討論時常有一種習慣——或者可以說是一種趨勢——就是在討論沒有開始以前大家已存有先見。在大會中就其所討論問題的利弊來進行辯論往往是沒有多大希望的。經過討論以後意見可能有改變，但是怎樣投票是很少會改變的；意見是一回事，投票又是一回事。由於這種情形，憲章條文中有許多部分因受權宜用事及投機取巧趨勢的影響實際上產生了許多不同的意義。提出的決議草案往往是僅求自圓其說，將憲章中若干部分的精神與原則一筆抹殺。就敘利亞而論，即曾在巴勒斯坦事件及其他問題中受到過這種趨勢的影響。雖然，這種趨勢不是永遠佔優勢的。

八．第二，當我們不管在我們的辯論中所有的一切困難，依照憲章精神提出建議時，這些建議時常會被忽視、嘲笑或不予置理。這個國家或那個國家不理會大會建議的態度，是那個國家所隸屬的一個集團對於這種態度一定會寬容的事實所鼓勵與促成的。這種寬容的態度本身就對於大會的工作有妨礙。

九．第三種影響大會工作的趨勢的是使用兩種尺度來衡量孰是孰非，因此可以利用兩種尺度中的任何一種，來迎合這個或那個國家的利益。例如當以色列的侵略——最殘酷的一種——摧毀了巴勒斯坦人民並使他們變成沒有依靠的難民時，大會所用的尺度是等於姑息養奸協助侵略者的辦法。在另外一個事件中，當朝鮮內部由於外力影響發生事變時，大會所用的尺度與在巴勒斯坦事件中所用的尺度是完全不同的。

一〇．讓我們來考慮一件比較新近發生的事。當大會促請各會員國在朝鮮擁護集體行動的時候，曾聲明這是代表各國集體採取的行動。嗣後，各交戰國又重申該原則。但是，在簽訂朝鮮停戰協定以後進行和談的時候，大會中就產生了另外一種理論，另外一種思想，另外一種標準：這種理論、這種標準，是根據同一方面的所謂中立國與交戰國之間存有區別的理論而產生的，好像這些交戰國構成了一個祇有它們纔可以參加的同盟。該項理論的潛入聯合國，不能加強集體安全，反而妨礙了採取集體行動的意義。大會建立了一個新的尺度來應付當時的需要，而交戰一事竟被用為平時及戰時衡量聯合國行動的標準。

一一．這樣的經驗對於各國人民關於將來可能行動的思想所發生的影響是應當加以注意的。當然，大會的決定在未經大會更改以前是應當維持的，本人提到關於朝鮮的決定不過是要藉以說明本人的一點意見，我們在大會中往往使用一種雙重標準的尺度，藉以符合這個或那個國家或國家集團的主觀條件。

一二．最後，但是並非最不重要的，大會中有一種輕視下列一類問題的趨勢：民族解放及民族自決問題；各國自行奮發，以開發發展落後國家的方法，自求實現其志願的問題。本人敢說這些問題在大會中沒有得到與其真正價值及國際重要性相稱的注意。事實上，審議這些問題的結果，普通總是不得要領，談不到什麼足以促進解放事業或幫助發展計劃的切實具體的國際措施。

一三．本人提到這些趨勢，並沒有採取破壞性的批評態度；本人提到這些趨勢，並不表示我們對於聯合國缺乏信心。本人提到這些趨勢，無非是要大家作建設性的努力，以資糾正，因而增加大家對於聯合國的希望，並保證其工作有效。

一四．有的時候，有人說大會中的這種習慣與趨勢是符合現實的。但是，在金山會議中，不但產生了一個理想，並且還締訂了一個國際條約，成立

了一個有組織的國際合作機構。從嚴酷的現實中產生的憲章，並非一套距現實甚遠的空洞原則；它是各國承允擔負的一套相互義務。憲章的用意，並非指示要各國人民盼望做到的行動標準，而是建立要各會員國誠意切實奉行的國際行為準則。

一五。因此，敘利亞政府覺得它應當要求大家在實際上誠意遵守這個條約。我們對於藉口冷戰及國際緊張局面而使聯合國大會的工作受到若干國家或國家集團之政策影響的任何趨勢甚感憂慮。我們認為我們在大會中所呼吸的空氣，不應該是冷戰的空氣。為達成其任務起見，大會的一舉一動必須不受權力政治與戰爭心理的影響，俾得走上和平及國際合作的康莊大道。

一六。在大會工作中可以看出的權力政治的影響逾軌的情勢，使敘利亞和許多其他亞拉伯、亞洲及非洲國家發生反響，要設法來糾正這種情勢。倘若這種逾軌的情勢繼續存在，就可能使大會與安全理事會一樣的失卻效用。本人要說明，亞非國家團結起來，並非為要反對任何集團，而是要保證它們的意見與政策的獨立，使其不受集團行動的影響，同時還要保證在辯論時採取更客觀的態度，決議案要更為明晰、有效，大家能更尊重大會的建議，藉對聯合國盡其責任；它們尤其想要使有關民族解放及開發發展落後國家問題的辦法活躍和加強起來。大家往往認為我們這個集團是“沒有堅定立場”的集團。其實，這個集團的堅定立場是採取建設性的政治行動。這個國家集團的人民，現在約佔人類總數三分之一。我們希望它至少能對那些尊重人類良知的人發生良好影響。

一七。敘利亞完全支持亞非集團，這是聯合國中的一個良好勢力，同時，在政策上亦務求與共同努力的其他國家步伐一致。

一八。根據憲章的現有條款，我們可以在許多地方改革大會中的現狀。在金山會議中，敘利亞曾就大會、安全理事會、經濟暨社會理事會及託管理事會之組織及工作提出意見，這些意見終究未經採納。在當時我們的意見被否決了。但是憲章變成了我們的協議——我們的、大家所共有的。今日的國際行動應當受它的約束。雖然，憲章本身載有修正的條款。照我們的意見，聯合國似宜根據過去的經驗來修改憲章。

一九。本人要在這裏提到有關安全理事會中代表權的問題。依照理事會中議席的目前分配辦法，似乎整個東南亞區域沒有參加理事會的實際可能。在金山會議時，該區域內的若干國家還沒有參加我們

的組織。目前的辦法決不是根據憲章的，因為這個辦法否認該區域的代表權。因此，現在應當設法使東南亞國家在安全問題方面有履行其義務的機會。關於將來選舉安全理事會理事國時可能採取的步驟，似可大加思索。

二〇。大會雖然在其工作中產生了某種趨勢，而且憲章對於它的行動也規定了若干限則，它還是能夠向着它的目標前進。事實上它已經成為一個世界論壇，一個一年一度的國際會議，大小各國都可以在這裏表示其態度。沒有人可以否認，大會的建議獲得廣泛的國際支持，構成了一種深入人心的道義力量；比安全理事會的建議更為有力。許多政府儘可不顧大會的建議，但聯合國各國人民最後必能左右他們的政府，來幫助決定歷史的途徑；人民的這種力量是有史為證的。

二一。本人以構成亞拉伯祖國之一部分的一個國家代表的資格發言；它的人民是亞拉伯人。從一九二〇年至一九四五年，敘利亞是在委任統治的外力控制之下。敘利亞人民從未承認這個強迫他們接受的委任統治制度，所以曾以種種方法繼續不斷地奮鬥，直到委任統治制度結束，外國軍隊撤離我們的國土，外國政權的殘餘力量亦同時消滅。因此，我們也像許多其他國家一樣，親身嘗過殖民主義的滋味，歷時二十五年之久。

二二。自從敘利亞及其他亞拉伯國家獲得解放以後，就開始國家建設與發展工作，最近三年內進展尤速。發展工作的力量日益強大，在內外困難叢集的今日向前邁進。困難雖然多，但是這種困難是生長時期所應有的困難。解放也帶來了國際合作。在敘利亞我們一向仰慕偉大的法蘭西民族，不過敘利亞與法蘭西之間的關係以目前為最友好。我們之間以及與其他國家間的合作，沒有比在今日從自由及憲章中產生出來的更為真切與健全的。

二三。根據我們關於殖民主義的經驗，以及解放對於國家建設及國際合作的良好影響，我們覺得我們不能容忍殖民主義在任何地點存在。我們與許多有過這種經驗的國家，特別是亞洲及非洲國家，一致採取這種態度。我們的動機不僅是要支持民族自決權的原則，而且是根據我們的實際經驗深知殖民主義對於殖民者與殖民地人民均屬不利。

二四。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已有六萬萬人民用他們自己的方法獲得完全或幾乎完全的民族自由。這些人民都必須自己來爭取自由；沒有一個人民的自由是由另一個國家拱手讓與的。這種散布全球的民族解放趨勢，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特徵，是各

國所應予注意和思索的。殖民主義在任何領土捲土重來，現在都遭遇到與日俱增的積極反抗，促使屬地人民以大衆行動來爭取解放。殖民國家如果倒行逆施，想要阻遏歷史的潮流，豈非徒然白流許多血，糟塌許多金錢。

二五．這些國家企圖負擔所謂白人的責任，這種責任現在是愈變愈重了。對於殖民事務所應採取的合理措施是顯而易見的；即促進屬地人民趨向自治與獨立的循序積極演變，俾以自由的國際合作來取代外力控制。但是，大會對於殖民問題如果僅事討論，而不斷然採取行動，則殖民地人民勢將認為循序漸進的辦法完全不切實際。於是他們可能採取聯合國範圍以外的辦法達成憲章目標。他們也許會採取更現實的辦法，好像華盛頓，Simón Bolívar 和 José de San Martín 爲促進自由及國際正義而採取的辦法。

二六．提到中東的情況，我們覺得現在有許多迫切問題需要我們特別注意。巴勒斯坦問題沒有被列入今年的議程。我們決不能從這一點來假定巴勒斯坦問題已不再需要國際間的注意，或者已有任何經中東接受的既成事實。在巴勒斯坦並無任何既成事實。我們未曾將這個問題向大會提出，祇是因為我們不願使大會反覆進行討論，而解決該問題的辦法業已在以前通過的各項決議案中臚陳明白。這個問題的確切解決有待於聯合國現有各決議案的實施，無論其爲難民問題、耶路撒冷的國際共管問題抑或該問題的領土及其他方面。猶太民族主義一日企圖憑藉壓力集團獲得的外力援助來推行其移民及擴充政策，該區域便一日不能獲得安定。

二七．大會去年通過決議案〔六一—(七)及六一二(七)〕而結束關於突尼西亞和摩洛哥兩問題的辯論，這些決議案的意義與實施辦法可以綜述如下。第一，關於這兩件事所要達成的目標是要使該兩國行使其國家主權及實行獨立。第二，這個目標應藉該兩國分別與法國舉行磋商的辦法逐漸實現。第三，聯合國以此種行動說明了這些問題是屬於其職權範圍的事實。這些北非問題業已從秘密的和隱諱的法蘭西摩洛哥和法蘭西突尼西亞問題中暴露出來，一變而爲聯合國的重要問題。摩洛哥和突尼西亞的立場不是一個孤獨立場。其他十五個亞洲和非洲國家均贊成並採取這個立場。

二八．從去年以來產生了什麼？Mr. Zafrulla Khan 最近就該問題發表演說〔第四三七次會議〕時的滔滔雄辯與遠見，本人不敢望其項背。但是事實勝於雄辯。本人茲將無可爭議的各項明顯事實臚陳於下。

二九．第一，大會的建議未經關係方面遵行。大會應當再度採取措施來處理此事。

三〇．第二，摩洛哥及突尼西亞方面均堅持與法國進行磋商。但是法國政府卻堅持要推行所謂改革。當摩洛哥國王拒絕服從法國的意志並勇敢地支持其人民的願望時，法國竟將他放逐。摩洛哥人和突尼西亞人之被囚及被殺害者數以百計。

三一．第三，所謂的改革方案事實上包括三個主要部分，本人茲予說明如下：第一，這些改革方案中包括若干規定，足使法國在摩洛哥及突尼西亞站在優越地位的殖民者變爲該兩國的真正主人翁，使摩洛哥及突尼西亞人民蒙受不利。因此，這兩個國家的主權就等於被破壞了。在這種情形之下，試問美國國務部長 Mr. Dulles 以天才演說家的姿態在另一場合中所說的被統治者的同意在那裏？試問憲章所宣告的自決權又在那裏？第二，由於法國殖民者與法國鎮守使在摩洛哥及突尼西亞行使真正主權，摩洛哥及突尼西亞無異已在違反其本願的情形之下被迫併入法蘭西帝國；或者可以說是殖民制度中某種形式的強迫聯合，這種則度隱藏在一個幕後，以資避免聯合國的察覺，這個幕雖非鐵幕，然仍爲以國內管轄爲名的一個重幕。本人請求各位代表細心閱讀這些改革方案的條文，來看其中除本人所說者外是否另有其他內容。第三，這些改革較之被稱爲保護地條約的巴爾杜及費滋兩條約，又是一個退步，這兩個條約亦都是以武力爲根據的。

三二．這是當前情勢的梗概。這些是其中的基本事實。我們將於委員會討論該兩項目時再加詳細檢討。我們的立場是顯明的。我們相信突尼西亞和摩洛哥應爲它們本身命運的主宰；聯合國大會應該協助它們遵照憲章及大會決議案所規定的途徑循序實現其目標，這是大會應盡的義務。無疑地，法國人民中有一大部分是贊成這種辦法的。

三三．美國國務部長 Mr. Dulles 在他的演說中〔第四三四次會議〕曾談到全世界的問題，從朝鮮到歐洲，提到了越南問題，而對於非洲問題卻隻字未提。一步跨過中東及非洲確是一大步，但是此種作風並非出人意料。美國曾協助阻止安全理事會調查北非情況，以資斷定其中有何種內部糾紛及可能採取何種補救辦法。Mr. Dulles 遺忘中東及非洲，顯係一項政策。美國國務部長在越南問題上講得很長，顯然是因爲他在那裏看見了紅色旗幟及暴動情勢。他對於該國情形曾提出他的解釋。摩洛哥及突尼西亞的旗幟正好亦是紅色的，但是並非被共產主義染紅的。該兩國家內的民衆運動到目前爲止大部分是和

平的。顯然在會議中及戰場上，祇有共產主義和暴動纔能引起各強國的注意。

三四．北非人民是否應該因此而斷定，爲引起列強的注意起見，北非必須接受共產主義，或必須發動大規模暴動？北非人民是否應產生一個胡志明？亞拉伯人民的不曾傾向共產主義，他們是否應該認爲不幸？我們是否應當斷定，自決議、被統治者的同意原則、大會的各項建議——經美國同意而決定的——凡此種種均已一併捲入冷戰的漩渦中？倘若在冷戰中的情形是如此的，那麼在熱戰中的情形又將如何呢？我們是否應當判定：想在北非依照聯合國辦法循序實現其目標，無異是畫餅充飢？

三五．上述各項判斷中沒有一項是容易承認的。若承認第一項，那就等於在美國方面暗示可以接受共產主義及暴動行爲。若承認第二項，那就是違反憲章。若對這些問題不予答覆，決不能解決問題，祇能引起更嚴重的疑慮。

三六．本人對於這一項主張表示懷疑。有許多入認爲倘若法國對於其他各國政府的預期的寬容態度沒有把握的話，它就不會對於大會的建議這樣輕鬆地置之不理的，並且亦不會將國王放逐。

三七．但是，有一件事是無可否認的。獨立的摩洛哥，是在華盛頓總統時代承認美利堅合衆國的第一個國家。這個國家，在艾森豪威爾時代，應當獲得更多的注意。本人不願耗費大會很多的時間，來宣讀美國在華盛頓時代與摩洛哥交換的文件，或宣讀今日關於北非根據地的各項協定，雖然那些協定對於輿論必能發生極大的影響，但是本人要向各位保證，北非、中東和亞洲的人民現在正對這個形勢深感關切地加以思索與研究。他們希望在處理這個問題時，應採取一項比保持緘默更爲合理與積極的辦法。他們轉向別人說：“患難之交方爲真朋友”。但是，摩洛哥及突尼西亞人民知道，在世界各地愛好自由人民的支持下，他們的命運最後仍然操於他們自己的掌握中。

三八．敘利亞會同許多亞拉伯、亞洲及非洲國家，以顯明的目標、寧靜的良知與決心，支持突尼西亞及摩洛哥人民的願望。

三九．埃及撤軍問題已在各種國際場合中充分討論過，因此本人不須多加贅述。本人無須說明，敘利亞絕對支持埃及人民的立場和他們領導有方的領袖。

四〇．敘利亞係屬發展落後一類的國家，這類國家包括南美、非洲及亞洲的許多其他國家。雖然在最近兩年內，敘利亞已走向貿易出超的趨勢，它

目前的貿易情形大約是輸出輸入相等。但是，敘利亞對於各發展落後國家全盤說來每年貿易差額短絀四十億美元的不祥事實，不得不深感關切。這種短絀情形——如果延續下去，一定會釀致各國間更嚴重的不平等狀況，使若干國家變爲更貧乏。這種情形又因其他兩項同樣嚴重的事實而更趨惡化。以國際方法投資於自行清償生產計劃以資增加這些國家生產量的數額極爲有限，而以國際方法投資於非自行清償計劃的數額實際上可以說是完全沒有。爲幫助補救這種情況而通過的決議案當然是爲大家所歡迎的，但是關於其中最重要的幾個仍待繼續採取行動。

四一．各發展落後國家所最需要的乃是大量投資，這比它們需要技術協助尤爲迫切。軍備的需要使得投資和健全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可能減少了，事實上幾乎消滅了。這種情形不但對於發展落後國家，對於比較幸運和先進的國家亦同樣不利。倘若比較先進國家願意鼓勵生產及國際貿易與交換，就決不會有這種情形。先進國家不能再以殖民地或半殖民性質的投資辦法來剝削其他國家了。

四二．敘利亞願意並準備與聯合國或其他國際組織推進的任何努力合作，俾資補救關於這些問題的目前情況。在本屆會中，我們準備盡我們最大的努力，與其他發展落後國家合作，以求保證進一步了解這種情況，並採取有效國際辦法來處理這些問題。

四三．中東各國在古時與現代均有共同的歷史，大體說來它們屬於一個共同的文化。因此，它們對於國際情勢的反響極爲相似，它們間的團結一致是堅強和自然的。這種團結是我們值得在這裏提出的一個因素。

四四．但是，我們亞拉伯人在大西洋彼岸的南美洲找到了其他友好國家。亞拉伯與西班牙九世紀的共同光輝歷史並沒有虛度。富於創造力的西班牙，也就是許多南美國家的母國，對於我們亞拉伯國家而言，不僅是一個從前的共同發源地。它代表一個具有極端國際重要性的廣續不斷的使命。這個使命的精神沒有凍結在 Alhambra 或 Alcazar 或其他文化發源地；它是一個生氣蓬勃的使命，我們可以看到它的結果、它的精神正在繼續發揚光大，在拉丁美洲及亞拉伯國家及文化中繼續生長。因此，在最近幾十年來，有一百萬以上的亞拉伯人移居到南美洲，在那裏備受優待，很容易、很自由地與他們所住的社區同化，這不是一樁偶然的事。關於摩洛哥問題，西班牙所採取的態度與其他國家所採取的迥然不同，這也不是一樁偶然的事。西班牙繼續承認正直英勇的摩洛哥國王的代表。

四五。本人絕對不是想在大會中代表敘利亞提出由於戰爭——不論冷熱——而產生的各國分幫結團的觀念。本人要說明的是敘利亞歡迎各人民之間根據幾百年來歷史與文化之創造過程及目前情況之需要而促成的熱忱友誼與團結。這種團結力量在聯合國建立以前即已存在，目前仍然存在，有朝一日將從潛伏狀態進入積極階段，一變而為促進憲章目標的有效工具。

四六。在一九二三年時，所有亞拉伯國家均在某種形式的外力控制之下。到了一九五三年的今日，經過了三十年的奮鬥，其中英勇殉難之志士數以萬計，已有一半以上的亞拉伯國家獲得了自由。在三十年內我們已有這樣多的成就。將來還能有多少成就？這便是當前的問題；這便是中東方面顯然可見的問題。這個問題對於不論何種形式的帝國主義必然是不利的。這個問題表示亞拉伯民族，其所佔面積大約相當於歐洲，而且具有悠久歷史經驗與活力充沛之文化的亞拉伯民族，今日正朝着自力更生和更自由的國際合作的方向邁進。它們正向一個像很久以前一樣能對人類文化有偉大貢獻的地位邁進。

四七。當亞拉伯民族恢復了它們的自由、希望和創作的地位時，它們要與西班牙和拉丁美洲國家建立熱烈純真的友誼關係。它們與中東其他各國人民有一種堅強持久的團結。它們知道和平與國際合作對於達成憲章目標的任務是何等的重要。

四八。Mr. SCHUMANN (法蘭西)：幾個月以前，當歐洲的緊張局面似乎已呈鬆弛的時候，因此也就是世界的緊張局面稍見好轉的時候，在大西洋的兩岸發生了兩種呼聲，告訴我們如何去尋找和平的門路。

四九。艾森豪威爾總統以資本及消費品來計算因經常不安全局面而必須耗費的金錢與人力，認為各國如能同時在監督之下實行限制軍備，各國即可以較少的軍隊來保證其國防，因此而節省的鉅額款項就可用來提高各國人民的生活水準。

五〇。同時，Mr. Bidault 在巴黎歡迎北大西洋條約組織會議的代表時說：

“軍備競賽一日繼續進行，當今世界的任何問題即一日不能獲得真正解決。武力的使用一旦不再為實際上隨時可以發生之事時，那麼即似乎是最困難的問題亦可變成比較容易解決的問題。我們相信控制未來的樞紐，也是唯一確有希望的樞紐是在一定的管制辦法之下同時大量裁減軍備，此外別無其他途徑。”

五一。本人今日向各位提起這些事實，並不祇向大會單獨呼訴。要知道，在一個軍火工廠喧嘩聲和原子彈爆炸聲不絕於耳的世界中，沒有人可獲得解救的把握，也沒有人達成任何公正及久遠解決可能，世界上所負領導責任的人如果最後明瞭這一點，則同時進行及管制辦法等技術問題就會變成比較簡單的問題。然而，當此裁軍與管制的技術困難與日俱增的時候，當此武器方面的科學進步使這個世界陷入痛苦不定情況中時，當此舉世惶惶驚險萬狀的時候，我們還是站在出發點上，靜待時機。

五二。我們為什麼要掩飾事實呢？我們和蘇聯之間在這方面的意見衝突從來沒有顯明地減少過。但是，我們從來沒有絕望；本年四月間 Mr. Vyshinsky 邀請我們彼此遷就謀求解決的時候，我們以為蘇聯準備來籌劃解決辦法，來就某數項問題採取行動。我們知道在不久以前我們曾盡了我們應盡之責；法國代表團對於它所單獨或與美國和英聯王國聯合提出的提案從來沒有放棄過獲得具有建設性答覆的希望。但是我們至今沒有獲得新的提案，亦沒有接得任何答覆。

五三。目前他們向我們提出的公式，非但曾經聯合國在過去五年多內一再拒絕，並且這些公式，在恢復了本人所勉強稱為其原有的純潔色彩以後，已經失掉了某種緩和趨勢的一切跡象。難道這就是在恢復裁軍辯論的前夕所給我們的期望麼？但是有一點是很明顯的：在這個迫切事件的技術方面謀求協議的企圖，必須與解決各個主要問題的努力同時並進；倘若能在這方面獲得進步，我們就可以希望一方面的成功應可促進另一方面的成功，也許能有極迅速的進步，而敵對雙方彼此間的猜疑亦得因此而減少，這樣造成的聯繫在一般情況中可以促成局部改進，到了相當時機就可以舉行真正的談判，並達成較大規模的協議。

五四。但是裁減軍備一事勢必是要循序漸進的，而一切國家，特別是那些不以為然的國家，一定先要採取小規模的初步行動，來測驗這個制度是否確能公平有效的推進，然後纔能同意大規模的軍備裁減。因此，雖然我們仍舊需要籌劃一個通盤計劃，要設法推進憲章所規劃的此項重大任務，採取局部協定的辦法亦許是最好的方法。這樣便能達成一個有限度的裁減，一個有限度的管制。這是一個範圍極小的初步成功，但是從此可以迅速的促進更多的成功，並且可以大大地緩和一般情況。聯合國如能根據其基本任務，明智堅決地採取措施，必能鼓勵此種程序的發展。

五五。前已有人在這個講台上提醒我們，憲章的修正問題將被列於一九五五年的議事日程。法國準備對於該項必要的修正提供有效審慎的貢獻。我們如不誠實檢討我們自己的地位，以準備修改憲章，則這個修正工作恐將徒勞無益。經驗告訴我們，我們如欲推進我們在一九四五年擔負的共同任務，並防止威脅我們的道義崩潰，我們必須以兩項相因相成的原則為依歸。第一是一項積極的原則，就是盡力而為之，並參酌憲章所明白規定的主要目標進行。第二是一項消極的原則，就是避免毫無意義和冗長辯論；這種辯論藉口擴充本組織的權力與責任，事實上誤用了約束本組織的法律，荼毒了辯論時的氛圍，並因此而使我們的辯論不發生作用。

五六。當我們建立像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一樣具有建設性的機構時；當我們腳踏實地慢慢地促進國際麻醉品的管制時；當我們估量各區域經濟委員會所推進艱鉅工作的成效時；當我們確切知道偉大的技術協助國際方案不但能使受益國家人民獲得暫時的解救，且將協助他們實行自助時——那麼我們就可以確切知道我們未曾被欺騙並無墜入陷阱的危險；我們知道我們已經摸到這個問題的核心；我們已使各民族、各國和各洲漸趨接近，簡言之，我們確在履行我們的義務，這個義務就是大家聯合起來，去割斷秘書長在他報告書中〔A/2404〕提及的鎖鏈——就是他所說的貧窮、愚昧和仇恨的鎖鏈。

五七。在另一方面——本人僅舉一例言之——在第四委員會的辯論中企圖以憲章第十一章為方法或藉口，來進行正好是憲章作者所希望防止的干涉，因而製造猜忌與刺激，到底有什麼好處？第十一章的全部道義價值端賴其為自動宣告的事實。

五八。事實是：在一九四六年時，祇有八個國家答覆向它們提出的請求，同意指出在它們管理下的非自治領土。是否為酬報它們的誠心和善意起見，那八個國家就應當遭受批評和攻擊，有時候是惡意的攻擊？大家必須明白了解並徹底知道：我們承認我們負有特別責任；關於這些責任的範圍與性質，我們與聯合國的意見相同；但是就為了同一理由我們不能與聯合國分擔那些責任。

五九。本人可以重述這一點，因為憲章第七十三條所規定的原則業經訂列於法國憲法的前文中，並因法國早就放棄了所謂負責管理屬地的國家有任意處置權利的不良陳腐觀念。我們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憲章的真正精神呢？是在宣告保證個人及公民全國社會權利的海外法國勞工法規中麼？是在鼓勵土著社區以及其個人發展的結社政策中麼？還是在那種旨在促成毫無意義的分裂政策的排外主義、種

族主義和國家反動主義的混合主義之中呢？要答覆這個問題，我們祇須記得在這個二十世紀下半部中在各方面威脅和平與文明的禍害。

六〇。讓我們來對我們在亞洲方面獲得的教訓稍加思索。在朝鮮，血戰方纔結束。但是戰聲雖已停止，和平尚未恢復，而且恢復和平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祇有完成真正的持久和平，一個在人類心目中中和行為中所表現的和平，纔能對得起那些為保障聯合國憲章原則而捐軀的人。為求達此目標起見，我們必須盡力在停戰協定所規定的時限內促使討論朝鮮問題的政治會議開幕。關於這一點，法國政府堅決反對重新在本屆大會中討論該會議的組成份子問題。聯合國的立場業已根據停戰協定第六十段的規定解釋明白。聯合國業已指派出席政治會議的代表；它現正等待對方採取同樣措施。時不待人。我們不應當再陷入程序糾紛，以免延緩討論真正問題。事實上，會議桌面的形式是一樁極不要緊的事。最主要的事是召開這個會議，為不幸的朝鮮，為瘡痍滿目分裂為二的朝鮮，討論恢復其和平與安全的辦法，務求完成在聯合國旗幟下並肩作戰各國的共同目標，那就是美國代表很確當地規定的：“自由朝鮮人民的統一朝鮮”。

六一。朝鮮祇能以和平方法完成統一；朝鮮人民的自由，正如加拿大外交部長於九月二十三日〔第四四一次會表〕向我們所說的，惟有在聯合國監督舉行的自由選舉所產生的民主政府管理之下纔能獲得保證。

六二。法國深知這兩項目標是不能立刻達成的；它們需要各關係主要國家，特別是朝鮮人民本身，以極大的耐心，遵循政治現實主義的原則，作長時期努力。最主要的任務，當然是醫治戰爭所造成的創傷，並在可能範圍內，儘速在南北兩部之間重建各種關係及交易，藉以終止這種不自然的分割狀態。如果這樣做去，則經過相當時間後，意氣漸漸平復，仇恨漸漸消失，就可以建立適當條件，促進朝鮮問題的全盤解決。

六三。關於這一點，若干亞洲國家，特別是印度，也許可以給我們珍貴意見。我們覺得很遺憾，在開始的時候我們未能邀請這些國家參加朝鮮問題的政治會議，但是法國政府堅決希望——並將盡其全力來促其實現——在不久的將來，該政治會議將協同那些國家來研究與它們直接有關，而且在朝鮮問題以外足以影響遠東和平之恢復的一切問題。

六四。本人已在大會第七屆會說過，在亞洲還有一個戰事正在進行中，這個戰事已經進行了八年以上，其主要負擔都在法國身上；不但生命的喪失

爲數甚多，而且這個戰事的繼續荼毒了國際氛圍。本人要感謝英聯王國代表，因爲他在昨日〔第四四三次會議〕所說的話非常動人，非常正確。法國政府已於本年七月三日宣佈準備在最近可能的日期給高棉、寮國和越南完全獨立，此一事實足證法國在越南進行戰事並非爲它本身利益，而是爲它的協商國及整個自由世界的利益。目前與該三國政府進行的確商，必能將該宣言中的各項原則變成事實。現在的情勢非常顯明：在一方面，完全獨立的三國政府業已爲國際社會的一大部分所承認，並經其自由參加法蘭西聯盟而與法國結合；在另一方面，有一部分人企圖以強暴方法攫取政權。

六五。據非官方消息，對越盟叛徒鼓勵及供給軍火的兩個國家，似有準備舉行談判結束戰爭之意。現在就等它們證明這些不顯明的示意不完全是宣傳；法國政府已一再表示盼望促成和平，深望對方亦有同樣的誠意。例如在舉行朝鮮問題政治會議時，或在該會議結束以後，可以進行以結束越南戰事爲目的之外交談判，從而可以期望在亞洲方面恢復比較正常的國際關係。

六六。沒有人再敢說，法國和它的協商國家可以在世界的那一部分威脅任何人。法國在越南完成了它足以自豪的一項任務，並在指導該國人民完成獨立以後，它的唯一目標就是保衛那些新興國家的自由，直到它們能夠自衛爲止。法國深知在此種情形之下它已實施感召法蘭西聯盟之成立的各項原則；法蘭西聯盟是一個志願組織，以組織自由人民及保證其互賴爲鵠的。

六七。互賴與民主：這兩項不可分離的原則亦是我們非洲政策中的金科玉律。是否還有必要來提出根據憲章及現行條約規定本組織無須處理的問題？是否還有必要來指出，大會越權一分，便不必要地自失其一分身價？因爲我們永遠不會同意討論一項非法干涉的原則或方法，這種非法干涉的唯一結果無非是增加對於仇恨及紛亂的無謂鼓勵。各位代表已逐漸了解，暴動行爲已變爲引起大會注意的一種勒索方法。

六八。正如英聯王國於八月二十七日在安全理事會中〔第六二〇次會議〕所說：“很不幸的，經驗告訴我們”，在聯合國舉行某項辯論時，在關係國家內之“時常就會立即發生暴動”。Sir Gladwyn Jebb 接着說：“本人相信，這決不是偶然之事。因此我們務須慎重將事，不要忘記在這裏所說的話也許就會在別的地方引起流淚流血的慘劇”。

六九。法國政府不鼓勵這種可恨的勒索行爲。它寧願盡其全力來促進它滿懷着信心和自尊心擔負

起來的工作，它一定要貫徹此項任務：這便是領導根據條約及歷史和信仰關係與它結合的各國人民獲得民主管理其本身事務的自由。

七〇。以促進國際合作爲職志的法國，現正勇往直前的號召歐洲古老國家犧牲其一部分主權，以求完成歐洲大陸的軍事、政治、經濟大團結，本人要問是否可能在這個時候，那些慶賀法國從事此項工作的人，同時又因爲它要由其負責改進生活的人民參加一個足以保證其物質繁榮、安全及精神發展的廣大組織，而加以責備？這些人民是否禁止法國向那些人民提供專家與顧問的協助？他們是否不許法國以其本國市場及法蘭西聯盟的市場供給那些人民利用？他們是否不許法國大學歡迎那些人民的青年男女學生？我們提議在公共生活的每一階層中建立民選代表議會，給地方官足以保證其獨立身份的地位，擬訂能在法律上保障個人權利的程序，給工人們不但在事實上並且在法律上組織工會權利的法律條文——難道這許多設施都是他我責難的對象麼？這些人是否暗示正如法蘭西共和國及法蘭西聯盟總統所說的祇能證明言之匪艱行之維艱的隨便的比較？當此歐洲正在力謀團結統一的時候，這些人難道自相矛盾地要求非洲應當分散麼？

七一。使歐洲團結一致，使大國間達成持久協議——這是法國決心要完成的兩大目標；這兩個目標不是可以互相替代的，而是我們想在普遍安全上建築普遍安全的決心的兩個相輔方面。關於促進各大國間達成協議的努力，可以從美國、英國和法國政府向蘇聯所提各項提案中看出來。法國滿懷希望地期待可使我們結束東德意志之分裂，因之也許是終止歐洲之分裂的會議。法國與各盟國所建議應予研究的問題，乃係對整個歐洲問題達成任何解決的樞紐。那些問題並非無法解決的。它們可以歸納爲兩個大問題：第一是締結對奧和約，這條約的各方面，至少可以說均已充分研究過；第二是同意根據自由選舉德意志臨時政府的各項條件。很顯明的，祇要雙方都有誠意，這些問題決不是不能解決的。儘管如此，亦不論會議的發展和結局如何，法國政府要聲明，它決不放鬆以磋商辦法解決一切歐洲問題的努力。

七二。本人要利用這個機會公開坦白地向 Mr. Vyshinsky 表白一個尚未遺忘蘇聯人民作鉅大犧牲來保證共同勝利的國家的情感。沒有一個國家比法國更能體會終日怕侵略愁安全的滋味。我們切盼能夠相信蘇聯不再在那些獨立並決心保持獨立的國家間最大可能的不團結中尋求它所謂的政治安全；亦不再以直接或間接控制更多領土的方法來尋求它所謂

的地理安全。蘇聯一定已經知道，一個向外發展的政策，勢必使感受威脅的國家彼此聯合起來。

七三。但是倘若實際情形確是如此的話，為什麼它要怕法國所號召的歐洲組織的政策呢？為什麼它不肯支持法國政府會同美英兩國政府謀圖解決德奧問題的不斷努力呢？這種政策與努力非但不互相矛盾，並且是相因相成的，並且是根據我們大家必須支持的同一重要考慮，同一基本真理——就是說，要使和平建築在鞏固的基礎上，我們不應當僅僅保證這一個國家或那一個國家的安全，而應當保證所有國家的安全。

七四。Mr. Vyshinsky 深恐武力主義的復活；蘇聯人民以及法蘭西和西歐各國人民均曾蒙受它的殘酷痛苦。他決心要使武力主義所依靠的各種資源不再用於侵略。但是他一定知道，自從一九五〇年以來我們每次要拒絕一件事實或決定一個選擇時，我們總是首先想到這些應有的考慮。如果不是要使歐洲組織內的任何份子不能利用其力量來逞其野心，如果不是要防止任何國家再度轉移其人力物力來準備對任何一國進行征服或報仇的戰爭，那麼我們為什麼要接受甚至自告奮勇地願作為遵守歐洲組織的規約而必須有的重大犧牲？本人再說一遍，Mr. Vyshinsky 對於任何國家進行戰爭。

七五。但是不僅為了這一個基本理由而西歐各國政府目前所實施的歐洲建設政策照定義來說是一個和平政策。而且，從兩方面說起來，這個政策符合聯合國的理想：第一，因為它是屬於憲章所提到的區域辦法的範圍；第二，因為它可以幫助建立一個繁榮圈，藉以恢復我們一向盼望的普遍的自由貿易，因而將對世界經濟平衡大有貢獻。

七六。即使西歐各國政府的共同防衛問題從未發生，即使這些國家自從一九四五年以來從未受到侵略的威脅，這些政府亦必須建立規約和共同機構，來管制更大的市場和更廣的空間，那就是說，來建立提高人民生活水準的適當條件。所以歐洲組織的建立，不但其本身為絕對自衛性質，同時也是一個促進安定及緩和國際緊張局勢的因素。

七七。Mr. Vyshinsky，我絕對相信總有一天蘇聯會了解，拒絕承認這兩個事實的真理，是違反蘇聯本身的重要利益。在那一天，本人向閣下保證，我們將與蘇聯協力共謀以其他保證的制度——特別是防止以武力變更現有邊界的保證——來完成這個西歐組織；事實上，這個組織本身就是防止侵略性武力主義重生的保證。

七八。在金山會議中，五十三個國家對於聯合國“免後世再遭慘不堪言之戰禍”的行動表示信心。

我們一同看到與我們八年前所想像者不同的發展，我們亦受到這種發展的影響。我們是否有權放棄我們的任務與希望？許多事實告訴我們必須拒絕這種意見——Mr. Hammarskjöld 的勇氣證實了秘書處努力工作和效率甚高的傳統，同時並根據憲章精神擴大最值得讚揚的努力來保證秘書處職員所應有的獨立性，一如最近行政法庭所重申者；Mrs. Pandit 的被選為主席，她的崇高道義標準使我們有所遵循，以及對於一個理想的信心，照一位偉大的法國歷史家和詩人所說，惟有此種信心“纔能引導我們在困難的人生途中保持不屈不撓的精神”

七九。Mr. Georges Bidault 在最近發表的一篇演說中說：

“倘若一個人必須找一個對手來角逐一番，藉以測驗他的全部力量，他何必一定要找他的同胞弟兄呢？今日人類中的一大部分仍然遭受着飢寒之苦，去與飢寒鬭爭不是一個轟轟烈烈的壯舉麼？我們這一代目睹歷史上最驚人的、同時也是迄今為止最可怕的發現，我們如果要為了消滅飢寒而把沙漠變為良田，廣植森林、將各種形式的的能力善予利用，當然不是辦不到的事。我們曾經共患難地經歷了一次戰爭，其中經過至今歷歷在目。倘若沒有瘋狂和壓迫妨礙了具有誠意人的力量，則舉世人民和衷共濟，定可完成偉大事業。為和平目標發展原子能，為整個人類籌劃發展計劃——這些計劃既非幻想，又不自私。在這裏有一項偉大的工作正等待有誠意的人來做。這種挑戰應當可使憧憬將來的人更容易合作。倘若這是夢想的話，這是一個美麗的夢。在這個世界上我們有一個共同任務；我們可以隨時毀滅這個世界，我們亦可以使它變成一個美麗的樂園。”

八〇。Mr. VAN ZEELAND (比利時)：一般辯論的現階段中當然不容易提出任何新的具有建設性的意見。目前的一般情況業經各代表於若干陳述中充分和有效地解釋明白，本人對於這些陳述的優美品質祇有表示敬意。

八一。比利時代表團本來不想參加辯論，但是我們深怕倘若我們完全保持緘默也許會引起誤解，若干國家可能認為我們對於聯合國的工作失去興趣。這與事實大相逕庭。我們對於本組織的信心與希望一點沒有動搖。我們的信心確曾時時遇到痛苦的考驗。我們必須坦白承認，我們的許多希望已經成為失望。憲章保留或給予大國或全體會員國的特權與權利，時有被人濫用的情事。

八二。很多國家對於憲章中關於非自治領土人民的規定常作極狹義的解釋比利時已曾一再高聲抗議。在上一屆會中，本人曾加強指出，若將那些保障的利益限於少數人民，不免對於其他的人不公平。國際聯合會從來沒有發生過這種錯誤。我們關於這一點所採取的態度是盡人皆知的，在最近我們曾有機會將這一點再度闡明。

八三。我們如就各方對聯合國所作種種控訴列成名單，不是一件困難的事。但是，最不良的現象是輿論界對於我們的努力、方法和潛力作不利批評及表示懷疑者，似有日見增多之勢。不過我們認為這是必須重申我們信念的另一理由。一個世界組織與各區域組織並行努力，同時又凌駕其上來推進工作，在我們這個狹小和分裂的世界中依然是必要的。

八四。本組織所根據的基本原則——國際關係之和平解決及集體安全——對於人類的進步在今日比較過去更為重要，在將來亦屬同樣重要。

八五。在目前本組織正在經過一個決定性的考驗。本組織的存在，它的前途，以及它所代表的原則均在危險中，一切都要看朝鮮問題的最後解決。我們托庇上帝，停戰協定得以簽訂，因此我們至少能夠想像到一個足證侵略業經制止，足以加強集體安全原則，以及至少在世界的一部分恢復和平的解決辦法。

八六。但是，我們雖然可以從這些希望中找到安慰，倘若我們對於達成目標以前所將遭遇的種種障礙、危機及延緩視若無睹，那就是失策。我們必須有忍耐，我們必須堅持我們的原則，對於所用的方法不要存成見，我們必須表示諒解和寬容的精神。本人確信我們對於這些品質將有極大的需要。

八七。朝鮮問題政治會議將設法解決一個具體問題，聯合國對這個問題直接負有不能推諉的責任。無疑地，這個問題與世界其他部分所發生的許多迫切問題都是一個整個問題的一部分。我們曾以“冷戰”一辭來描寫這種一般情況。但是我們必須小心，因為這個冷戰的後面隱藏着星星之火，易言之，就是潛伏着的戰爭危機。我們必須結束冷戰，易言之我們必須規定並達成我們這個形成兩大思想陣營的苦難人類能夠和平相處的條件——即使是屬於經驗性質——我們纔能免受一旦爆炸的危險。

八八。本人用的字——是本人存心用的字——應使我們不可能再去發動侵略或防戰戰爭，換句話說，就是不可能再用武力來解決這些問題，這種辦法甚至是不可想像的。我們從經驗中了解戰爭不能解決任何問題，但是它的代價總是極高的，並且一旦戰爭結束後，我們還是需要建築和平的，就像在

衝突沒有發生以前就應當建築的一樣。我們亦知道有時候一個人亦可以引起戰爭，在這種情形下，自由的人們唯一可做的事就是應戰，直到戰勝為止。不但如此，我們知道一定要雙方同心協力纔能建立和平或保持和平。

八九。但是，歸根到底，倘若要避免戰爭的話，遲早必須舉行談判，因為事實上談判是暴力的唯一替代辦法。爲了這個理由，我們一向聲明我們準備與意見不同的人進行談判；爲了這個理由，我們仍舊準備這樣做；並且我們以行動證明這種態度。自從上一次戰爭以來，我們已經多少次一本誠意向蘇聯伸出友誼之手！本人深信倘若對方能表示我們所一貫表示的誠意的十分之一，這個世界一定能比我們目前的處境更為接近和平了。

九〇。但是我們沒有感覺困倦的權利；我們甚至沒有感覺不耐的權利。那些代表我們在朝鮮進行停戰談判的人給我們一個忍耐從事的卓越例子，也是我們無權漠視的例子。倘若我們的政策是進行談判，那麼應當如何進行呢？讓我們首先詢問我們自己，聯合國內這個辯論的氛圍對於這樣的一項工作是否有利。本人看到良好的特徵，亦看到不良的特徵。

九一。良好特徵之一是許多演說的溫和適度。美國國務部長在我們的一般辯論開端時〔第四三四次會議〕發表的優美演說即爲一例。本人方纔聽了法國代表的動人演說深受感動，各位想亦均有同感。這篇演說自始至終都反映出溫和與誠意的態度。本人覺得在多數其他演說中亦均保持這種溫和態度。本人甚至要說，蘇聯代表的演說〔第四三八次會議〕其中雖有我們引爲遺憾的措辭過火和個人批評，但如與蘇聯代表以前的發言相比較，它亦並非例外。這樣就足夠了麼？當然不夠。但是我們不能忽略任何因素；除非我的看法不對，我們可以斷定，整個說來這次辯論已經證明，我們中間大多數雖不敢作自我陶醉之想，卻都願把門開着，至少是半開着，以備隨時抓住機會。本人看到這種誠意的表示，並且也許可以說是一線希望，極感欣慰。

九二。但是這種同樣的誠懇態度和同樣的欲求確知實情的願望迫使我們觀察到其他不愉快的因素。我們曾恭聽 Mr. Vyshinsky 說的話，我們曾慎重研究他的演說。我們曾想——我們甚至曾經盼望——能在他的演說中找到一點新意見，一個可乘之隙，不論其如何渺小，簡言之，就是聽到一點與過去所聽到的不同的意見。但是，當他發言的時候，我們大有聽到隱約微弱的回聲的感覺，就是近年來從這個講台上一再聽到的各項意見、陳述和提案的回音。

同樣的，我們已曾一再提出相反的論據，並且我們相信我們的理論是有決定性的。對於我們認為不切實際的提案，我們每一次都提出我們和多數非蘇維埃國家認為比較健全和公平的對案。

九三。但是，這種毫無結果和令人厭煩的討論儘管舉行，一句謊話顯然不會因為反覆重述而變為真理；在交換意見的時候，將同一意見一再申述至令人生厭的程度，決不能獲得任何進步；最重要的，我們不能以固執成見或堅持態度的辦法來追求現實，因為現實與一切有生命的事物一樣，時常在變化與發展。我們至少可以說，這種態度業經事實證明其完全不合時代。

九四。本人願意說明我們對於這個問題的意見。要進行任何談判，雙方均應有最少限度的誠意——本人說，最少限度——這是不言而喻的。關於自由人民切盼和平及懾惡戰爭的誠懇與熱情，自無贅述的必要。但是雙方是否都有這種態度麼？在擊敗納粹主義以後的最初幾年內，我們以幻想來支持我們的希望，我們終於不得不放棄了幻想而採取重整軍備的政策，因為那是保持均勢，因此也是保持和平的必需條件。這是一個殘酷的醒悟。但是這個教訓並不虛空。我們今日決不再蹈前轍。

九五。這是否就是說我們應當趨向極端，對人對事不再有任何信心？當然不是的。這兩個極端都不是我們應該走的路。但是我們從此以後要慎重將事，說得更明白一點，我們一切行動將以現實為根據。

九六。根據這種精神，我們應當如何判斷莫斯科過去幾個月內所採取的姿態。它們是否真正表示緊張情況已呈鬆弛的跡象？它們是否顯示一種完全改變的態度，簡言之，一個新的政策？本人必須承認本人不能答覆這些問題。本人不能推測蘇聯領袖的意念。他們的反響已經多少次使我大惑不解。本人不信共產主義的一般路線已經改變。本人相信它絲毫沒有動搖，仍舊用它慣用的手段，向它一向擬定的主義目標前進。

九七。但是，問題並不在此。我們亦不願放棄我們的原則；我們認為這些原則是對的，我們在任何情形之下都要擁護它們。我們目前最重要的問題是能否避免戰爭。本人認為促使蘇聯作此種姿態的理由是不重要的；這種姿態是否堅於外交戰略或基於比較長期性的策略是無足輕重的。重要的問題是這種姿態是否構成一項新的因素，是不是一個可在更廣的新的基礎上重開談判的機會。因此，我們在獲得相反的證據以前，準備接受一切誠意的表示，我們準備以同樣的精神來響應。

九八。因此，我們對於過去幾個月內所看到的比較友善精神的各項表示，極表歡迎。我們欣悉蘇維埃政策發言人的主旨為採取行動以求鬆弛緊張局面。這便是我們所希望和努力的目標。但是我們不作任何幻想；除非我們能夠找到當前緊張局勢的基本原因，我們在這方面決不能完成任何持久的具體結果；目前的緊張局面是一連串的事件造成的，其中尤以歐洲的分割、柏林封鎖以及朝鮮與越南戰爭最為顯著。

九九。在我們的眼光中看來，兩月以前在朝鮮簽訂的停戰協定是有極大重要性的，因為我們希望這是本人方纔所提到的可怕趨勢的終點，同時，也許是一項有系統的連續行動的開端，使我們恢復我們的原有地位。但是，我們確知我們進行談判的話，這種談判不但冗長困難，而且倘若成功的話，結果一定是一個妥協的方式。接受可能妥協的意思是否表示我們準備犧牲原則？並非如此；事實正好相反。有許多根據信念而劃分的界線，比生命還要寶貴，比任何事物都要寶貴。在這些界線之外寫着“我們不能”四個大字；這個立場是不容許討價還價的，並且我們是義無反顧的。我們不是不問代價的。不論在歐洲、朝鮮或任何其他地點我們每次應付挑戰抵禦侵略的時候，我們均曾明白表示這是我們的態度。但是，原則一經保全以後，就總可以根據中庸之道來達成試驗性質的解決辦法，這種中庸之道必須以忍耐、固執和敏慧的力量去求得。民主、自由和有秩序國家的整個生活是根據這個信念。

一〇〇。當然，倘若我們要進行談判並且要有成效，我們必須下一番組織工夫。談判需要縝密的準備。我們決不能草率從事，以致毫無結果。未經適當準備而進行的談判，有時可能弊多於利。我們仍舊記得玫瑰宮(Palais Rose)的不愉快經驗。但是，倘若大家真願意進行談判的話，我們認為不應當於事先提出不合理的條件，即談判一方在開始時的接受可以予人以另一方理直之印象的條件。

一〇一。但是，本人要提出一項警告：雖然我們必須以不受拘束和毫無成見的態度來進行談判，我們亦必須在進行談判時持有堅決的立場和不容爭議的要點。正如本人認為不必規定初步條件一樣，本人同樣地相信我們必須以見義勇為的決心明白決定我們的立場，作為開始交換意見的根據。在同時，就是說在談判顯已達成最後協議以前，決不能放棄任何立場，最要緊的，不能變更政策，更具體地說，不能放鬆國防方面的努力。除非雙方能以平等地位並以彼此互能了解的精神來進行談判，談判決不會有達成良好持久結果的希望。

一〇二。在這裏我們找到促使北大西洋條約組織各國在威脅日增的情形之下決定集中力量組織共同防衛制度的主要理由。本人相信沒有人會感覺訝異，倘若我們利用這個機會，以最大的誠意，根據最深刻的信念，再度宣告：北大西洋公約根據其文字與精神，僅有並且祇能有一項目標——以恢復均勢的方法來避免戰爭，這個辦法可使侵略不克發生，至少不能有任何結果。這個條約決沒有任何其他目標。我們有權利，亦有義務，來說明這是一種促進和平的工作；祇要它所預定來應付的威脅還沒有完全消滅，這便是和平的不可或缺的保障。倘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各會員國柔弱無能不克堅持到底，或在談判尚未開始或產生結果以前即行放鬆其防衛努力，那麼本人認為它們就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因為如果這樣的話，談判就失去了順利完成的主要機會——就是在關係各方實力相等的情形之下所造成的機會。

一〇三。這一點一經說明以後——或者可以說經再度說明以後，因為這種顯明事實的宣告已非一次——大家是否可以同意現在已是尋求新方式的時機？我們相信在我方纔所提出的範圍之內，我們一定可以找到適合目前需要的解決辦法。在我們看來，國際情勢在今日似乎較過去若干時更為變幻莫測。無疑地它隱藏着同樣多的危機，但是它同時亦提供了較多的機會。目前正是運用建設性的想像力的時機。我們希望大家能將具體積極的提案提供國際輿論探討。這些提案無疑地將成為某數方面所批

評，為某數方面所拒絕，但是它們可能產生有用的反響；它們甚至可能產生在過去不知道或不曾發現的可能性。我們也許可以因此而根據現實進行談判。

一〇四。本人聽到今日 Mr. Schumann 講的話，覺得很高興，因為本人認為已在他的演說中看到某種指點着正確方向的徵象。就比利時代表團而論，我們亦在作同樣的努力：我們正在設法來表示零星的意見，然後再予以綜合。但是照我們看來，這樣的企圖自始就應當是一個共同的事業，而且愈早愈好。

一〇五。本人將告結束。本人認為本人已經說了很多的話，來告訴大會比利時代表團將以何種精神參加各委員會的工作。

一〇六。在方纔本人所提出的各種希望和信念實現以前，聯合國勢將繼續努力，以求勝利，完成它在朝鮮擔任的足以表示其信心與勇氣的任務。僅僅準備政治會議一事就需要大量的誠意、技巧和耐心。我們必須恢復東方的和平，因此而建立世界和平。為完成是項目標起見，我們必須用最大的努力。

一〇七。我們必須冒險，這是一定的。但是我們的誠意是如此之深，我們不管一切障礙要在全世界恢復秩序、均衡、正義及親善的願望是如此之堅強和熱烈，本人希望，不論命運的要求是什麼，我們全體在將來能與過去一樣地共同努力，俾使我們有力量應付我們當前任務。

(午後十二時四十五分散會。)

第四百四十六次全體會議

A/PV 446

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五日星期五午後二時四十五分在紐約會所舉行

主席：Mrs. Vijaya Lakshmi PANDIT (印度)

A/PV.446

一般辯論 (續前)

MR. KISELYOV (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Mr. HELMY BAHGAT BADAWI (埃及), Mr. DE
PIMENTEL BRANDAO (巴西), Mr. URRUTIA (哥倫比亞),
U. MYINT THEIN (緬甸) 及 MR. TREJOS
FLORES (哥斯大黎加) 的演說詞

一。Mr. KISELYOV (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大會第八屆會開會，正在各國面臨一個實際友好合作機會的時候，正在各國面臨一個解決國際爭端機會的時候，因此，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代表團，也和其他各國代表團一樣，非

常重視第八屆會。世界各國普通人民一致耐心期待着，國際緊張的局面能夠更加緩和，另一次世界大戰的威脅可以消弭。聯合國應該格外注意認真研究解決各種懸而未決的問題，以免國際關係更趨緊張，纔算盡了聯合國對於這些普通人民的責任。

二。這樣一來，自然會要引起一個問題：在這八年中，聯合國做了一些什麼事呢？聯合國履行職責的情形到底怎樣呢？

三。本人參加過金山會議，也參加過其後大會各屆會議，現在必須率直地說出，聯合國不曾實踐當年的諾言，不曾完成憲章所賦維持世界和平安全